



類函 五九



百二三 二政術
百二四 三政術

4加3
427
59



門 4 3
號
卷



新金圖書

此係八明治
卅八年八月
月廿八日
悼山田一
郎君以贈
所購以贈

早稻田圖書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政術部二 攝官 省官 曠官 侵官 爭長 代官
休假 濫官 賣官 爵 巧官 換官

攝官一

原拜真 承乏 真受也 攝官承乏 將效一官 敢

有二事 直官 貼職 沈括筆談曰唐制官序未至

宗為直記室是也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國朝以史

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

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館直 定宮闕 俟乘

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 興 已出都人亂入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光遠募官攝

府縣誰何宮闕數十人乃定 俟乘輿 實有勞效 且

政術部 尚書部 攝官

求廉慎冊府元龜曰開成四年詔曰諸門入仕人數轉
 南劍三川京西管內官員稍多假攝之中實有勞
 效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關不得替見任人其
 餘諸道並不得奏人又曰五年嶺南節度使盧均奏
 海橋擇吏與江淮不同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
 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獨得補署 多是
 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
 假攝孔帖云劉晏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
 辦故能成功李德裕皆新進敏銳盡當時之選趣督倚
 縣令錄事參軍地貧俸薄無人願請多是假攝不絕
 常務按其歷任 冊府元龜曰高重開成七年以國子
 日入院不絕本司常務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十
 年詔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若更民政良可惜也宜
 無曠敗司按其歷任經三攝兼孝恭長史 請韋相攝
 衛孔帖曰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
 攝孝恭行軍長史嶺南物異志曰韋執誼貶崖州

司戶刺史閑其羈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頗
 諸公事幸其佐理勿憚糜費請韋相攝衛二人兼
 四嶽一身總七職 並詳第
 攝官二

原不二事禮 兼職 兼人
 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
 史者皆十有二人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
 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
 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各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
 不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四嶽無其人則兼是以周
 官之制實倣唐虞之法也三公官事不攝吾夫子則兼
 管仲之先王之法也三公官事不攝吾夫子則兼是以周
 而太傅無與焉太傅無與焉三公官事不攝吾夫子則兼
 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與焉三公官事不攝吾夫子則兼
 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實兼之也
 召太保與蒞伯躬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伯
 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蒞伯
 政術部自五頁至卷二百一十一
 攝官

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
 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
宰兼行六卿事 職又云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
 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則太宰掌治典司
 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
 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
 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
 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
 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
不攝 管仲奢僭 **士會攝右** 晉文公城濮之役舟
 魚攝理 伯如楚叔與雍子爭鄆田士景 **兼二事** 傳沈諸
 事二事謂令 **攝政** 孔子為司寇攝政 **不給** 衛侯將
 尹司馬也 **攝政** 七日誅少正卯 **知東都選書**
 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 **知東都選書**
 不給而煩刑書若又攝官招大罪也 **知東都選書**
 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全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
 東都選知古憾之時崇之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

托以古歸 **何攝為** 又云李巨授陳留縣太守攝御
 悉以間 **庶幾無相構之患** 續問奇類林云明太祖諭
 詔授御 **庶幾無相構之患** 陶凱曰朕今立法廷臣
 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 **庶幾無相構之患**
 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

攝官三

詩 唐苑咸送大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詩曰天子
 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綱雪下天
 山白泉枯塞草黃佇聞河隴外還繼海沂康
唐制 元稹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副制
 曰王播在德宗時以封詔入仕踐履臺閣由御史中丞
 京兆尹掌鹽鐵為春曹尚書乃長邑髦以控蠻蜒盡稱

厥職達於予聞驛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昭然發蒙幾至前席重委操劔刃益精國有美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不有主張孰能勤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為西備戎羌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

增碑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留連墳索悃悵文詞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戴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省官

立政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審官 其官惟其人也

怨誹 但斜封其狀付中書

厭伏 孔帖曰李朝隱

損不急 罷冗員

待賢才 罷冗官

不虛設 則易求

則易求 孔帖曰杜佑為戶部侍郎議曰設官之本以

貴簡約 汰

政術部 貴簡約 汰

淳孔帖傳奕曰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

曰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空竭府藏悉

收廩料孔帖虛懷曰竊見諸司官員所在委積多者

併省其員悉收廩料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罷郡

縣吏併寺監職上詳省官歸六部書考索曰劉安世

處之得其理也今凡寺監之職可以為六部者宜併省

得至治之體察蠹弊之根孔帖辛替否上疏曰

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

弊不加之察乎戶口凋寡桓溫論并官公私驅擾申

紹疏省職二戶口凋寡不常漢之一郡官并官省職令

久於其事申紹上慕容暉論守宰疏曰吏多則政繁

公私驅擾人不過漢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

省官二

原省西曹魏志毛玠為司空丞相東曹掾屬請謁不行

凡人之言先東東不可於東月歲於西曹省蘭臺晉時議省

以赴農功荀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

事不幾致刑措此省也魏太和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

置十中亦併省官同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

為先若欲省官司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

增何事官外置官孔帖沈既濟曰今日之治患在官

政綱部

何事官外置官

省官

五

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未補若
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
先補其闕何 六員二十員可罷 又云李泌曰常侍賓
事官外置官 左右贊善三十員 減判官員 又云楊綰奏減諸道
其二十員可罷 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如省官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省官之不急 又陸贄云要云 委中書條件停減 又
陸贄議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 省職省員省人 羣書
不急之資委中書條件停減 云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
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為武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
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 慶曆之減任子此省其入仕之人也

省官三

詔元李謙清冗職詔曰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

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勅有司而澄汰意
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
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彝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
前規

策唐白居易對省官併俸減使職策曰臣聞古者因
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眾寡
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
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
以兵戎屢動荒沴游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
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省官則事簡事簡則人安

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眾事煩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眾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存諸方策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

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顧茲大弊實思革之

曠官

原沉職 備位 沉帶不舉 充位 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 養名 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 干誅 離次 速謗 離次 廢

日旰天于忘食事皆決於湯丞相
充位而已
誅以干先主之
出桺
毀積
於積中是誰之過
廢

厥職 失其守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廢厥職尸 敢煩

寵 不書朔 不能治官敢煩寵乎 左傳 葬士禮

服大刑 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 泣事

不敬 率職有怠 非孝也 都家不及 州縣徒勞 周禮

夫掌都家注都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

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軍

旅則誅有司不及謂有稽殿 尸祿 素餐 慢官

急事 棄命廢職 慢官速戾 且味恪居 宜科懈

位 苟忘卹緯 是謂拂經 既不治庖 宜科出柙

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 苟不恭乎乃職 必速戾

于厥躬 苟棄命而廢官 則有常而無赦 臨事有

虧則思移過 失期不請誰合當辜 慢官之後徒告

闕供 臨事之前胡不申請 畫諾 署名 范曄黨錮

南陽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郡為諺曰女南太守范孟博

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為中書令乾曜元宗時在政

爭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絃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

諾署名 飲食終日 脫略萬事 李憇為相廢帝謂為

粥飯僧以為飲食終日無所用心 蘇軾送李 有司

不力 厥官如曠 墮不帖曰韋溫諫比詔下關月有司弛

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 黜慢官 德不恪擇可任 頗

妨職務 罕有才藝 呂才東臯子集序曰論鬻爵 除六丞 見

宰相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蓋勢 嗣宗壞屏障

要親戚罕有才藝通相屬托虛踐官禁

政術部

九

斯立破崖岸晉書阮籍傳曰籍常從容言於文帝曰
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
而還蘇愈記曰博陵崔斯立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點官為丞既訖不得施用謂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
而丞負余則盡榘去牙角一羶故迹破崖岸而為之

曠官二

原不恭命汝不恭命
原莫肯夙夜詩云三事大
原失政不立失官不食
原百事茲昏由官
原王事無

曠曠官之刺韓愈論蹇之六二則曠官之刺與
原日飲酒曹參為相不事事日飲
原三光不明漢書

原不治事漢陳遵
原不知馬何由知數世說新語
原官曹虛設

王夷甫為元城令終
日清譚縣事亦理
為相冲騎兵參軍冲問馬何曹對曰似
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孔帖云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
水不脩官校勘著作不可曠缺又云陸贄奏議職事雖
不脩官校勘著作不可曠缺又云陸贄奏議職事雖
備於時而用者蓋與二弟連夜痛飲韓愈順宗實錄云
人咸畏其德近慕其德行李必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未至
城方與其弟至其意連御史出都諫授監察御史韋思
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動山簿書琴如絲胥吏沸如
嶽震州縣是謂曠職動山簿書琴如絲胥吏沸如
登進其民皆皆胥吏沸如靡召詰其官皆耗然如醒
政術部

曠官

曠官三

增詩唐杜甫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宋劉克莊廣州都試詩曰自昔番禺統府雄君恩暫許領元戎不羞短髮垂肩白且愛前旌照眼紅筆久不靈妨草檄臂新無力怯開弓即今超距多梟俊安用輜車載此翁

增判唐王維對宮門誤不下鍵判曰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闕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關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殿中惟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

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誑誤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 白居易對失囚判曰不念恪居傲於羨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桎不科唐人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曰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

增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江州左匡廬右江湖

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郡吏執事
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
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
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
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侵官一

原出位 越官 君子思不出其位 越司 代斲 諸越

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無越思 不
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 老子 不能卹緯 焉用代
庖傳 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一失其位

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 各恭乃位出

則有尤 如冒厥官過猶不及 是太苛 何相侵

孔帖曰杜淹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校太宗
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
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又曰楊炎舊制中
書舍人分抑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盧杞
請復之炎固吾局吏也吾當自治又密啟主書過咎逐
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又密啟主書過咎逐

非不惡寒 嫌其出位 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

上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
典衣與典冠非不惡寒也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
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
曰白居易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
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 便是越局 不敢

侵官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
政術部 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在尚書臣今

掌之便是越局又云帝勅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
奏謩對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
官冒也杖之白帖曰侵官冒也雖則奉公且
為出位行苟越思動而生悔苟越思於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白帖

侵官二

增判唐人對京令問喘牛判曰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
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遙聞善政廣樹嘉猷江陵叩頭
止風有驗洛陽強項據地無從何得道乏良規人餘惡
少翳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惟聞暴客相殺
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羣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

疑見月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
代斲之嗤難免唐褚亮對建國判曰定之方中作為
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畫參取羲和之亭
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詢於梓匠
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
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為苟息之詞人亦有言
自貽伊咎唐人對挈壺挈轡不供判曰甲兵用嚴班
位在守慤不畏法是瘵乃官挈轡挈壺陳力同道軍井
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倣擾於侯度使介冑
之夫云思拜并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掌而有失故

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
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爭長一

原周班

任齒

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怒
滕薛爭長公謂滕侯曰寡人若朝於薛

不取與

十年

一日則兄事之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

乎

尚年

敬長叔聃曰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謂康序

齒

比肩

羞居我上恥與同列

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為

罪

費詩

字公達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將羽聞黃忠

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

蕭曹親善而陳韓亡命

忘彼肩隨

務茲心競

五年

則有 **不可以後之** 莫能相下也 滕侯曰薛庶姓也

伯有 **以敬事長則順** 立而無序則亂 亂見孝經序

記 **相下** 自尊 辨位 亂行 有儀 抗禮 我

先 人下 禮謬 辭游 何以卑我 奚獨後子

晉鄭同儕 商周不敵 滕薛之尊 絳灌之恥 將

後鄭忽 乃長滕侯 而與我齒 將不汝容 拔

刀 碎硯 唐書曰劉文靜自以才器功勳在裴寂之右

曰會當斬裴首合璧事類曰鄭畋盧攜在中書因

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臣且不服 汝有何功 册叙曰義旗初起臣且不服

能盡當各自言淮安王神通曰義旗初起臣且不服

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且不服

政術部

卷一百三十三

爭長

又曰尉遲敬德好許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
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
有
何尊卑 每陳攻伐 署破虜將軍 督復因鄧禹得召見
坐孝曰君將軍 經濟類編曰晉王詹自以功大而為
吏有何尊卑 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
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憤慨出辭
韓愈勤直 山堂肆考曰唐王勃聞虢州多藥草求補
直乃以愈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勤
相下詔許紛然 德非心競 禮失有隨 易判 安得
與臣比 不欲在已上 資治通鑑曰賀若弼擒虎爭
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
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
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孔帖曰郭崇韜
與臣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及莊宗即

位一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 嘆比代
已上遂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嘆比代
滔肩 會斬裴寂首 府世說新語曰袁虎伏滔同在桓公
之嘆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何辱如之 下詳拔刀注
爭長二

原 少不陵長 卑不降尊 人猶犯齒 慮以下人
長幼之節 上下之位 蔡序陳下 嘗先衛今序陳
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
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長於
滕左傳云齊先 以力勝人 胡傳云夫以力勝人者人
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
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人入其國都矣
生乃與噲等為伍 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
政術部 謂蓋頁為卷二百三十三 爭長

門笑曰生乃同僚不能降意山堂肆考云隋黃門侍
與噲等為伍政事文帝重之與陳茂同僚不爭競細碎能降意茂譜之出為鏡州刺史
爭職孔道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以復拜中
爭視少年益自悲書舍人魏至京師濟流無在者
同列皆遜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規於其間哉

增跋明錢習禮書唐顏魯公爭座帖曰顏魯公剛直之
姿英發之氣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
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
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

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
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
行香位次當尋襲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
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
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
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
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
他日崔旰之既乎

濫官一

原爛羊頭後漢更始官爵皆賈豎羣小語曰
續狗尾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

政術部
濫官
七

羊頭關內侯 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斷

與羊元保奕賭郡 起舞 善走 用宴內殿酒酣起為

曰波舞求為學士中宗即詔兼昭文館學士 又

版侯 墨勅官 朝野僉載曰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

官凡數千員至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

相御史及 盈千人 致五品 忠閣置者給宮掖掃除

事古以奴隸畜之今大君中興獨有閣置者坐外

無正關率受員外乃盈千人 青紫拜府庫 李綱既

趨馳廊廡非貽則子孫之道也 引權勢 竭資俸

元龜曰中宗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在選部多引

權勢求取聲望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 章嗣立論

官疏曰員外置官數倍正 授樂工 用幸人 孔

可及擢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

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之賢人 文宗欲以樂工

尉遲璋為王府率實洵直因爭卒授光州長史今位將

以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 兒直 爵及

班頓首曰用幸人居清選恐後世議 陛下也 爵及

盧犬 假弄麒麟 合璧事類曰齊後主時諸官如婢

數爵及盧犬乃有儀同郡君之 疏故有索彪儀同道

麟桓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 者必飾其形覆之 驢是

騎都塞市 常侍比肩 合璧事類曰梁天監初鍾嶸

填街 又曰梁朝員外常侍路 倚馬員外 索彪儀

上比有 諸議參軍市中無數 爵秩無叙 佃夫僕從皆受

同合璧事類曰宋泰始初年爵 倚馬者員外 下詳爵及盧

政術部 尉遲貞白卷二百二十三 濫官 七

仕路太廣

時事可知

孔帖曰韓琬言仕路太廣

注元龜曰鄭蔡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刺故時號鄭五駸後體及推平章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駸後鄭五作宰

至忠同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至下降不貴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盈

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又曰帝封泰山張謐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九品張九齡當

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今登封告成而連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鞞恐制出四方失望

車載補闕 廢馬駝封誥 孔帖曰武后時官濫謠曰補侍御史腕脫校書郎 山堂肆考曰唐代宗睿貞皇后

乃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詔贈后曾祖 王長通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勅皆廢馬駝賜

白門達自輿阜授 鄭普思葉靜能以方術除 周曰臣

伏見王長通白門達本足樂工輿阜雜類縱使彼前有取可厚賜錢帛豈宜列預仕流起授高爵 文獻通考曰唐中宗神龍元年大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 置

濫官二

增三百赤芾

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

原武功爵

漢食

大司農陳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職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諸買武功

卿注武功第五級曰官首第八級曰樂卿 增兼金 累紫抱朴子云蔣之徒賣餅小人皆

好學祭酒樂都門士君子皆深恥之 增西園成市 任昉表云齊季交遲官方淆亂鴻都不足之嘆 私人以 園成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申不足之嘆 大

官 孔帖云魏元忠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人 獻
瓜 君無私私怨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 陸贄曰
何勸焉 分職建官不可濫 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
外官數千既使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 取士多且
濫 又云劉祥知選事上疏陳 孫供奉 昭宗賜以緋袍號
使 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
維 樞密易窄衫與羣闈伍 山中肆考云宋徽宗政和
日與宰相同班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闈伍 王爵
於是濫 政用繼連之說贈王荆公為舒王贈何執中為
清源郡王又贈鄭居中為榮陽郡王爵於是濫矣 善寫真
山賞童貫之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耶 教坊司為平章又
律履履善寫真官至太子太師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遥授
教坊司官沙的為平章事

濫官三

增疏唐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曰臣聞古之建
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
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
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
廉節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
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陟
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謠將恐巍巍盛唐取

政術部 濫官 九

議於後 韋嗣立諫濫官疏曰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

賣官爵一

增漢食貨志曰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人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又曰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師古注所姓忠名也株送徒言被根株牽引送充徒役其能入財者即補郎也

原白帖曰張釋之以貲為郎注漢法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又曰

食貨志桑弘羊為均輸令吏民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又曰漢桓帝占賣關內侯

增文獻通考曰靈帝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勲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

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原**白帖曰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當作涼酒一斗遺讓讓拜他梁當作涼州刺史 **增**

合璧事類曰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冊府元龜曰鄭愔諂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為務人多怨

讞時京師大旱為之語曰殺鄭愔天必陰 又曰肅宗

至德二年侍御史鄭叔清奏諸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
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準勅
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減二
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
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勅處分如未曾讀學者加
三十千時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又曰憲宗元和十二年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
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
宜之制以成儲畜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
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一千石者使授解褐

官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
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
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又曰金哀宗天興元年賣
官及許賣進士第京城民入貲授延州刺史劉仲溫授
許州刺史 又曰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屬郡饑訪富
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以授官 又曰順帝至正四年
有匿奸事而輸粟得七品者爲怨家所告中書省司郎
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
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從之 又曰明英
宗正統五年勅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糴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 又曰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按此為紬粟 又曰嘉靖四十三年戶部尚書高耀奏薊鎮乏糧乞開充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賣官爵二

原銅臭

雁美

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拜三公

問子鈞曰我為三公人為何鈞曰議者嫌其銅臭耳詳司徒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雁門太

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臥不起

入粟

輸錢

漢志

是錯策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滌帝從之滌散也 後漢三公 為郎增秩 受爵移賣

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 為郎增秩 受爵移賣

前漢食貨志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為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注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則增其秩武帝本紀云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地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注地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 黃霸補卒史 曹嵩至太尉書

得流者故為置官級 黃霸補卒史 曹嵩至太尉書

輔郡得仕用也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相如非其好 德容以此達 司馬相 錢位至太尉 相如非其好 德容以此達 司馬相 為郎非其好也 魏張德容為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伺大吏有乏者即給之以此見識 **增** 教令 堂牒 孔帖曰前蜀王衍太后每

政術部

增補類約卷二百三十三

賣官爵

三

史曰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五代上造

樂公請上詳第一條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卿者

有定價必並爭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尚書惟事

夫高居呼為京師白上郡旱陝西饑時上郡以景帝

劫下詳教令注其價以招人續文獻通考曰

早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人續文獻通考曰

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饑詔許富人入粟補官

拜司監至將軍爵府元龜曰李義府為中書令賣官

錢二千萬可壓勝遺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

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乃取延錢

七百貫又曰有康謙者本商胡明皇天其價賤

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以賂遷大體賣官爵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

之其價益賤又曰杜黃裳元和初為相有經畫起

之才然性頗貪黷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

復節度求為權使册府元龜曰李逢吉為右僕射澤

從諫繼贊敬宗下大臣議逢吉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

自將作監主簿起復昭義節度留後又曰晉董遇高

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有正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

善以賂事人因以貨數千萬賂遇求為解縣鹽權使

選舉凌遲倉廩虛罄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

遲廉恥相冒文獻通考曰後魏明帝時為下吏鬻

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始入粟之制

以好爵釣册府元龜曰至德初詔崔演充江淮選補

進者非一以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

俸書府凡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

先以好爵釣册府元龜曰至德初詔崔演充江淮選補

爵釣為元恭取錢安樂降勅册府元龜曰李元恭

二公主引用知吏部侍郎掌選事以賊汚聞時人為之

語曰長寧安樂並狂顛既教翻地亦翻天賣弄大家猶

未足使動天下與太平公注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崇

皆出屠販納貨售官降墨
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卜式獻錢拜郎中
夢炎
輸米命副使
文獻通考曰卜式武帝時獻錢三十萬拜
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選授松江民曹夢炎浙東宣
慰副使夢炎願歲輸米萬石乞免徭且求官職故有是
命
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
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
續問奇類林曰昔有論武帝靈帝賣官同而意指異武
帝取之豪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
雖以貨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靈帝取之貪饕公卿
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
無救其主門同商賈
選司如仇敵
疏曰竊見神龍
為小人
主門同商賈
選司如仇敵
疏曰竊見神龍
以來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如主之
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闐闐然
又曰韓琬上言往
選司從容有禮
今如仇敵費販

賣官爵三

增疏唐蕭至忠諫賣官鬻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員
倍多陛下降不營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
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
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增論唐牛希濟崔烈論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
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
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觀其堆積之
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
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
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人教化之首率皆如

是即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膚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國家之禍也

巧宦一

原盡得五侯 四至九卿 漢五侯不相得賓客不同惟其惟心 漢汲黯姊子司馬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背約 專祿 臣約即上前皆昔之 以周旋 持祿

固寵 茶白 草朱 茶遷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貢

獻朱草得官好事者作詩云 吮靴 製冠 朝野命載

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有愛焉說往謝抱其靴鼻而吮

郡夫人其有四位者又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翠

作曾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翠

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 柔媚 險巧 刑府元 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 呢於宰相王縉縉驟引 準常州人以門陰入仕肅宗末 武后符瑞合革姓受 至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 時論所薄 孔帖曰楊元卿性險巧 累擢 驟拜府 元龜曰游藝為左補闕上書稱武后符瑞合革姓受 命累擢為鳳閣侍郎平章事時人號為四時仕宦言 年自青而綠及朱紫也 又曰呂誣天寶末為哥舒翰 判官肅宗立誣馳赴行在帝深遇之 朱光輝李遵在君 事光輝等故驟拜御史中丞 已 附上官 達賀婁 元龜曰鄭愔中宗神龍中為宣州 司士景龍中附昭容 上歸私第年力雖衰進取 又曰唐休璟神龍中為所稱 氏用事而休璟為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 為所稱 爭與交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憲宗時為太原府司錄 日滯於外闢乎國澄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 十萬澄初未信及至闕成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為中人 政術部 尚書真如卷一百一十三 巧宦

所稱又曰元積初入翰林中人爭與積交裴度三上
疏言甚激許帝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
日朝野無非儒流無學術上詳柔媚注冊府元
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事元載結李訓
為京兆尹基無學術然善事權貴陰事宰相元載以久
孔帖曰郭英又東都平權知留守郎分司東都日與
李訓相結善俯仰毀廉隅禍府元龜曰裴武自釋
亟加遷擢善俯仰毀廉隅禍府元龜曰裴武自釋
兆尹善俯仰毀廉隅禍府元龜曰裴武自釋
陸贄郇國公坐事貶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懷快乃
謝權幸餉托昭容賂皇后景龍中昭容上崔湜中宗
出居外宅混托附之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又曰後
唐袁象先朱溫之甥也莊宗既平梁汴象先厚劉皇
后賜姓名李紹安有中人助由他選致冊府元龜
復為宋州節度使受代至京除澧州刺史延英辭日
德宗時自忠州刺史及月華門處宣不令赴仰除倉部
景宗時有中人助進及月華門處宣不令赴仰除倉部

員外郎又曰鄭權為工部尚書以家多僕媵奉入
寡薄尋由他選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因緣附會傾貨進奉冊府元龜曰我州人代宗時以
諫議大夫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因緣附會與
時上大夫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因緣附會與
劉贊卒傾軍府資用進奉徽拜豈全吾軀常達
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豈全吾軀常達
鈞聽未嘗物或曰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
直者先網不綱豈全吾軀又曰宋程一松諂事韓侂胄
自壽錢塘縣不綱豈全吾軀又曰宋程一松諂事韓侂胄
常達鈞聽耳能胃何與大諫同名答曰密院事附字
文述賂楊國忠史坐事除名場帝初任院事附字
遇和傾心附之又曰康廉本商胡天寶一年擢平
中為安南都護賂遺揚國忠官至將軍類曰武后時
章二暮為宰相薛季昶上書自布衣權監察御史自
政術部

巧宦

給事中二其黎幹具數百人餽薛平進萬餘匹絹
為內史宰相黎幹為京兆尹時魚朝恩知國子監事
冊府元龜曰黎幹為京兆尹時魚朝恩知國子監事
動必求媚每期將至監則具數百人饋使平理青
之有政績及是進絹萬餘匹旋有此拜議者借之
齊有政績及是進絹萬餘匹旋有此拜議者借之

巧宦二

勸王諸呂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云以大謂
山堂肆考云後魏郭景讓遷太尉
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元龜云唐薛曜頗解屬文則天時以
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知古部尚書云魏知東都選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
客饋遺請託知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
皆安在崇端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
而寡慎是必常以帝事干魏知古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
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罷為工

郭尖
附張易之兄弟
愛崇不私而薄

部尚書 奕博偽不勝 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求宦遊公卿
嗜利者多 求鎮守 又云鄭權遷工部尚書乃結權
得其歡心 容容持祿 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為御史大夫一不
舅血染緋 唐書云李元素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聲婉顏 孔帖云孫維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桑
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禁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險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 納眇女致仕進 冊府
天承虛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
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
進

部尚書 奕博偽不勝 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求宦遊公卿
嗜利者多 求鎮守 又云鄭權遷工部尚書乃結權
得其歡心 容容持祿 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為御史大夫一不
舅血染緋 唐書云李元素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聲婉顏 孔帖云孫維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桑
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禁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險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 納眇女致仕進 冊府
天承虛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
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
進

巧宦三

政術部 巧宦三
求鎮守 又云鄭權遷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 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為御史大夫一不
舅血染緋 唐書云李元素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聲婉顏 孔帖云孫維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桑
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禁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險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
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 納眇女致仕進 冊府
天承虛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
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
進

增詩唐章孝標贈陸兪浙西進詩除官曰帝城雲物得
陽春水國煙花失主人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絃管一
時新

換官 擇官 不擇官附

原恭賞換縣 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
有才宣奏賞與恭換縣旬月間 儉誕換州 魏志毋丘
將軍豫州刺史公綽優於趙魏 不利乃 增母不肯去鄉
孔帖云張九齡出為冀州刺史以 父嫌名 遷秘書郎
母不肯去鄉里換授洪州都督 又云章甫剛直因
太子司議郎 兩換其職 又云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
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自中書舍人 謫為潮州刺史是
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

署制勅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袞循舊事代署二人
之名進貶祐甫勅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
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不當有可
謫之言乃罷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兩換 無替字人之術 又云元稹吉收詰京兆尹李同
其職 其換縣之術 無 謁宰相請移散官 又云杜羔元和
替字人之術 無 謁宰相請移散官 又云杜羔元和
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稹為義方責租賦不時將繫之羔
等辨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 願
以柳易播 韓愈柳子厚墓銘云元和和中常例召至京師
禹錫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
親在堂前無此子俱往理請於朝願以柳易播
擇官 舊無此二字今照日 葛洪求勾漏 葛洪字稚川
領大著作不就以其資高不許洪曰非欲聞交趾出丹砂
求為勾漏令帝以資高不許洪曰非欲聞交趾出丹砂
故曰帝 阮籍求步兵 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三
從之 阮籍求步兵 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三

聊欲絃歌 晉書云陶潛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

以爲彭 都虞候已亂 唐書云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

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刺史時郭

被暴害且大亂公誠以其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

即檄署付軍俄而希軍士入市取酒刺酒 不擇官 增

翁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市植市門外 委吏乘田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孔子嘗

牛羊茁壯 原 子路不擇祿仕 子曰路曰家貧親 呂範

長而已矣 釋構 魏志孫策從容與呂範恭範曰將軍士眾日盛綱

衡已有大衆立功於外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範

曰今托將軍者欲濟世務爾猶同舟涉海此亦範之計

非但將軍策笑範出釋講著袴褶執鞭詣闕下 毛義

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衆事威禁大行 捧檄 守令義林檄入喜見顏色奉以是賤之後乃悟曰

為親 故也 李充屈作小縣 晉褚裒謂李充曰能屈作一小

遂作 刺縣

代官一

原 嗣掌 終更 周禮嗣掌其月注云代住一月 策名

隨牒 法較若畫 清淨 簡易 簡易 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

御下公簡之譽 有禮 無狀 無狀 孔帖曰李自良為右

罷求赫赫以自良代之 有禮 無狀 無狀 孔帖曰李自良為右

胡謂曰柳退寧下南禮然守北門無越 雞鳴 烏飛 雞鳴 烏飛

五區於東越又置五區於泉州不經時死 雞鳴 烏飛 雞鳴 烏飛

充之民問怨苦 雞鳴 烏飛 雞鳴 烏飛

坐政無狀代還 雞鳴 烏飛 雞鳴 烏飛

政術部 雞鳴 烏飛 雞鳴 烏飛

代官 雞鳴 烏飛 雞鳴 烏飛

代官 雞鳴 烏飛 雞鳴 烏飛

代官 雞鳴 烏飛 雞鳴 烏飛

留牽故船不得進乃小停夜潛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
 打五更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淵海曰李元紘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
 留鳥鴉飛以擁行車開元天寶遺事
 馬救荆州受代吏民擁馬截留鞭
 代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
 風以秦州刺史賈寬服其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
 龕曰涼州刺史賈寬服其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
 留鞭輅無衣沈約為吳興太守清潔被代而還
 因其迹必當改漢書曰黃霸代韓延壽居穎川因其
 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漢書曰黃霸代韓延壽居穎川因其
 者則曰次漸移變無迹可尋蕭規曹隨召父杜母
 漢書曰蕭規曹隨功若泰山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
 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
 後有杜母
 狗貂相續糠粃在前寡位奴卒斯役一加以

爵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曰
 孫綽與習鑿茲並行綽在前顧曰沙之法之瓦石在後
 之棟社在前揚宜有以誨實為未易徵垣超選任
 尚代為君都護尚謂起曰若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
 人張緒為中書令何點未服即墨方清冀朔事類
 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田單乃縱反問
 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大興
 攻討大河以南盡為晉土逖方當歸清冀
 湖會朝廷戴若思為都督逖甚快
 按校馮翊
 望之因令問延壽在東都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即
 按校馮翊
 竟望之卒無事實又曰王羲之與王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
 其輕之述先為會稽義之代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
 政義之述先為會稽義之代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
 遂稱病去郡
 政術部
 錦標得雋
 金鼎調元
 代官
 三

元及罷相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兄弟之義
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子孫不忘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端以此為
務王禹偁詩曰古人舊政告新令後功掩前羞
南史曰傅劄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刺史不
願以舊政告新令歐陽公詩曰楊綰復言舊制刺史被代
輒去節度少換代若別追皆降魚復言舊制刺史被代
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
刺史不稱職若賦負本道使條具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
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又曰唐自兵興以來
馬皆簡張延賞後為代李端初詔堅老若
自素記纂淵海曰唐張延賞選韋臯為塔臯不拘小節
有素公侮之臯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為延賞代
公曰吾不識人揮塵錄曰詹堅老下大理李端初為
少知話曰子嘴火如此誠姦人也後十年堅老代端初

為淮南漕端初頗省其面目因曰部若有所素者風采
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各言風采堂堂非其所見不知
端初愧忤而悟無變蕭何法敢易袁公政詳清
孔帖曰表滋召為金吾大將軍以揚於陵代之滋行者
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
拜

代官二

考績尚書云三載考績原及瓜而代齊使連稱管
瓜時而代告令尹楚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
及瓜而代魏信陵君無忌請救趙魏王畏秦不許趙告
令矯代於公子客入王宮盜節矯代晉鄙
鄙不設蒲公子遂入鄙軍錘功成者去
授受不替蕭何舉曹參舉三人邴吉為丞相病篤
政術部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代官

不諱誰能代知對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今在
部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可以無冤太
僕陳萬年事後母孝三人皆在臣右惟上審合符而
之及相繼居位並皆稱職上謂郡吉知人舉變孝廉
去後漢傅燮字南容州將范律名知人舉變孝廉更
盡漢段會宗為西域都護騎都尉三歲鄉郡榮之
謂為廣陵功曹使過太山太守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
及尚書令二千石鄰國屈從陪臣遊不亦可乎及為郡
皆代矯令父子相代濟美周瑜舉魯肅病舉周魯
肅有智畧增陸遜代呂蒙問誰可代呂蒙至都權
足意深長才堪新不如故長史以正自居不與典
負重乃以代蒙新不如故長史以正自居不與典
籤趙道智還朝言革情事好酒以王曇驄代南州為之
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候散騎莫知情不情新人不如
故賦詩清水亭北史云申徽為襄州刺史及代還人

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是老人記政又云宋世良為
申使君手迹並為誦之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老人年九十記巡察使二年
一代經濟類編曰非惟善政清亦徹底賢直獄二年一
繼踐台庭事文類聚曰尚父之帥河中成寧郡王
子儀以病求代韋孔帖曰張建封以病求代劉晏
家傳以病求代韋孔帖曰張建封以病求代劉晏
李勉堪大事部尚書李勉彭方疾甚表吏部尚書劉晏
容舉弟自代其弟韋貫之承貞時始為監察御史舉
議者不三揖一辭君于三揖而退禮記災星去福星來
謂之私錄云楊叔寶郎中典箴州人言箴守視事後三
日作大排樂口號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
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致詔
誰做對曰本州舊例用此一首
代官

代官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張祕監喜太常中書與德輿同日遷官相代詩曰珠樹共飛棲分封受紫泥正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繼組心知忝腰章事頗齊蓬山有佳句喜氣在新題

休假一

原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

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增**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謝謝亦告也 **原**晉令急假

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增問奇類林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也沈括筆談曰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

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次入宿
若遇豁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曆

休假二

賜告分休上詳前敘王威別傳曰威少為郡吏

不限所役賤長以聞威因荷擔杖策謝承後漢書

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

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

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祝問疾吳拜老承

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節節於仁義為吏歸休

後漢書曰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為吏歸休

先周游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又曰黃馮字子高

拜觀鄉里者老先進然後到名昭遠近離兵

解職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

母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

八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澄等既

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普起居注曰孝遊集

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假滿三月解職

定省早急出過諸王子為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

不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乃作此不急行車遂

假之曾請假還家來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輒不果

造渚還都功封嘉興伯觀中安慰乃併求急還

南如既還江渚放然自得登祭晉記曰郭璞為及至建康

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為名及至建康

卦仕成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為名及至建康

華仕成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為名及至建康

願含馮尚書求歸鄉里拜境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

政從之許省墳墓台有期愚謂宜還自還年自表

乞假葬妻 三最予告 數月考免 竊見欽言於王鳳曰
賜地及錢 安謁不分別賜子今有司以為子告得歸賜告
不得長安 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子告也或病滿
賜告認恩 不得歸遂為常案在官連有之意鳳不聽竟坐野
賈遠字梁 道為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 多病數告
前刺史假 逵到數月乃還達考竟免之 嘗賜告者數終不
與飲失期 愈 史多病且滿三月上嘗賜告人謁歸故失
期還謁春 申問之對曰齊王使 君為舍人謁歸故失
求臣女弟 與使者飲故失期也 出省 望廬 梁劉
歸沐詩步 出金華 弭蓋 染衣 曹李喬送人休沐詩
省還望承 明廬 好問暫歸 秋 觸景 流塵 又元好問出
臯粟可 惜 縑塵 染素衣 又曰 焚魚 墜馬 願長閑暇酌
林詩白 日 觸 降 景 素 衣 又曰 焚魚 墜馬 願長閑暇酌
國門久 相 流 夢 寐 見 清 穎 焚魚 墜馬 願長閑暇酌
塵泥久 相 流 夢 寐 見 清 穎 焚魚 墜馬 願長閑暇酌
醴薦焚魚 子告詩 釋簿領 復羈繫 劉孝綽詩 陳
集有墜馬 子告詩 釋簿領 復羈繫 劉孝綽詩 陳

去非詩飽 愛今日 遂其私 從所欲 唐韋應物詩
開明朝復 羈繫 李嶠詩 伊我 曾隨 燬 免綴班 元外門詩
遂其私 復 羈繫 李嶠詩 伊我 曾隨 燬 免綴班 元外門詩
懷丘園 願 從 所欲 伊我 曾隨 燬 免綴班 元外門詩
來詩得 告 今 朝 免 綴 班 元 外 門 詩
啟錄云 令 狐 爭 競 貞 元 初 以 左 庶 子 史 館 脩 撰 徵 至 每 與
同職孔 述 王 瑞 爭 競 貞 元 初 以 左 庶 子 史 館 脩 撰 徵 至 每 與
暮乃得 出 遇 休 日 使 至 第 召 之 薄 睿 述 睿 乃 長 告 不 與 爭
自公退食 詩 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 乃得出 錢 市財用
注云山 郎 出 錢 漢 書 故 事 乃 得 出 錢 市 財 用
云出財 用 者 難 出 故 曰 山 郎 出 錢 漢 書 故 事 乃 得 出 錢 市 財 用
償之其 豪 富 郎 出 游 戲 或 行 錢 得 善 部 貨 賂 流 行 轉
相放效 楊 桓 為 中 郎 將 罷 山 郎 移 長 度 大 司 農 以 給 財
用其疾 病 休 渴 洗 沐 首 以 法 謁 者 自 白 漢 令 曰 吏 二
今從事 郎 皆 化 之 莫 不 自 勵 謁 者 自 白 漢 令 曰 吏 二
政事部 皆 化 之 莫 不 自 勵 謁 者 自 白 漢 令 曰 吏 二

政事部 皆 化 之 莫 不 自 勵 謁 者 自 白 漢 令 曰 吏 二

休假

三

賜注云謂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
幸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所在者無辭
交雖賜通亦願謹不外未嘗出門
不願身自浣滌復與侍者
有罪輒予長休告終無所常
字聖御便僻善媚每賜沐浴不肯出
中視醫藥哀帝乃詔賢妻得通籍入
假風俗謂雙生弟寧我兄弟相與
我代居府後人所言廢事見時相
久弟大急假事且建國太守毛據
假二千石急假事且建國太守毛據
適任取日多少內外正官皆陳假紛
煩責無已臣請

宜夫疾病假紛解故之制一令令陽
改日隨其所欲適其任取日多少也
急傳咸相諭草云黃紙故事鋪不上
也音烏別張扶不肯休薛宣為馮翊
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
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眾歸
鄰里一笑相樂劉類不與假魏志劉
亦可矣扶大慙也請急跨月有違憲
也請急跨月有違憲制元嘉起注王
日正百請禁旅請急無經宿文又云
急二朝急二日半經之正輒彈表辭
文朝請急二日半經之正輒彈表辭
尋禁旅之官惟請急出三十五里外
馳召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
上冢又云魏元忠謁告上冢詔宰相
政術部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持
賜銀千兩

尚書領函卷一百二十三

休假

休沐

太

學生謁急又云狄仁傑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
有司學徒取告承簿職耳后納其言還京師醫療冊府元龜云張重華
曆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遂茲日休沐如令孔帖云
一來還去人遠又云休沐去人休沐如令李德裕
故墟元和中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
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即移病又云高智周為侍讀得告還鄉里歎年位
俱高須加優異冊府元龜云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
日合停勅嚴綬仍依舊秩以仲舅未停官又云郭縱為
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準式停官又云崔從為太子
軍長慶二年疾假滿百宗大和四年留守和禮奏安重誨與羣官有異
日帝以仲舅許未停官
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

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晟卒請準式
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重誨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
羣官有異在常式難拘
宜自初開日共給七日
休假四
休謁
休請
從告

原詩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云薄遊第從告思閒願
罷歸還却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
違汀葭稍靡靡江蕪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鴉忽爭飛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
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微志狹
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郊扉 梁沈
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翫終一丘堦墀幸自

足安事遠遊臨池清滹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
蘭根應節抽憑軒寒木末垂堂對水周紫籜開綠篠白
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遶北樓送日隱曾閣引月
入輕幃變熟寒蔬翦賓來春蟻浮來往既云勸光景為
誰留 唐梁劉孝綽旬假西亭寄呈熊郎中副使詩曰
休旬屏戎事涼雨北窗眠一夜江城夢萬里繞山川草
木散幽氣池塘鳴早蟬妍芳落春後旅思生秋前紅槿
粲庭艷綠蒲繁渚煙聞君東林卧郡閣曠周旋酬對龍
象侶灌注清冷泉如何無礙志猶苦病纏牽 原隋江
總休沐山庭詩曰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槎橫近

澗巴石聳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晦
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唐王維休
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
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
畢顧與姻親茲論舊忽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
但有寒泉木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
騎非便止 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命宴詩曰公門日
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
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閒宴頻下車已三月
開筵始今辰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

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醕水鱸松江鱗脩食樂懸動佐歡
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
在茵清奏凝未闕醜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逡
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
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温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
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門
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
入禁松荀令鳳池春婉婉好將餘潤變魚龍 包何程
員外春日東郊詩曰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爲有
年幾度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縈珠

履泉長侵堦浸綠錢直到閉關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
煙 宋蘇軾示王定國詩曰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
沐休早衙遙知清虛堂裏雪正似蒼苔林中花出門自
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扣門剝
啄驚寒鴉 陳去非休日早起詩曰隴窗影來稍稍
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
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
入飽愛今日閑明朝復羈繫 朱子熹示祝四弟詩曰
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
兩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金

元好問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詩曰升斗微官不療饑
中林春雨蕨牙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墜馬卧病蒙恩予告詩曰趨召顛隳歎
日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班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
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溫摩挲素壁光
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張養浩休日郊外詩曰久厭
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迥塢
孤立嶺高雲半過菟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明高啟
四月朔日休沐雨中詩曰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
免綴班卧聽鳩啼花落盡此身如在故園間

原奏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曰臣聞禁憲有
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
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
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
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
士下闡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
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聘違假曰謹案奉朝請臣王希
聘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過及違弛之譬
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增序明宋濂味梅齋藁序曰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政術部三

辭官 黜免

去官

離局

辭官一

增史記曰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辭官

謝去 高士傳曰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仲子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相與逃去 史記曰留侯素多病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晉書曰武帝詔以鄭袤為司空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

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終於不就 北齊書曰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絀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問奇類林曰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裝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 冊府元龜曰李抱玉為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

抗疏懇讓司空帝嘉其謙讓許之 又曰李夷簡為淮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許分司東都 經濟類編曰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為祕書監 冊府元龜曰馮贇應順元年為中書令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効徒因際會遂竊寵靈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 經濟類編曰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

易言彥博致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經濟類編曰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辭官二

原上章

投檄

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司徒印綬章二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使徵謨陳病

政術部

辭官類編卷一百二十四

辭官

三

篤曰有公族穆子之疾寢伏待罪自旦及申公卿奏謨
慢免為庶人漢崔篆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
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避功臣
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投檄而歸
辭郡吏杜詩字公君為南陽欲降避功臣上疏曰宜虛
之字長情拜吏所為憂末而忘本稱父命視子疾
諫官補郡吏所為憂末而忘本稱父命視子疾
晉下帝望之為尚書令時名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
廷尉評二人告稱父命不就壺奏一切班下不得以私
讓為永制二子不得已就之陸訥字祖言為吏
部尚書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詔許之
三公泛五湖官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范蠡辭
罷就第遂之楚杜延年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周
騎常侍處云辭大治履辭卿韋賢為丞相老病賜金百
不辭小遂之楚治履辭卿注見遺死故也韋賢為丞相老病賜金百
衛侯以為卿周治既服將命周還先入及門遇疾而卒
治履辭卿注見遺死故也

斥罷加賜第一區佯狂以避失漉而止
丞相致仕自賢始佯狂以避失漉而止
避兄後漢世祖疆起張湛為司敢辱高位願督
徒湛至朝堂失溲因自謝病而止敢辱高位願督
小職齊使敬仲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戾敢辱高位
郡才非所堪願留備冗員血氣未動醫藥勉就
督責小職復為尚書令血氣未動醫藥勉就
馮辭令尹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曰瘡則甚
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也乃免漢平當為丞相病篤
上書乞骸骨上使尚書杜延年賜安車官不屑就
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曰君其勉就醫藥官不屑就
辭合善為匪念恪居徒思智免奉身而退
止不殆目疾身仆
疾抗表辭事又曰路隋太和帝令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
殿隨秦事退至龍輝身仆於地帝令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
以疏兩為害賊漸除
陳乞龍元為尚書左僕射休璟
政術部崩繼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辭官

以兩為害谷在三司上表乞解又曰苗晉李建遲

顏蕘速

顏蕘速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又曰崔沂任唐昭宗知制誥嘗與同舍顏蕘俱秉

筆見蕘珮瑠瑯珠翠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媿翼日謁

國相訴曰沂疎賤不足以終中條居昆明

空圖為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昭宗知其

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

時人高之竟善終中條山又曰李客師為三上書

二宜去

韓愈集曰孔戡字退居昆明為尚書左丞年七十

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

能進退即官惟相之為二宜去

元龜曰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岑

今非直成公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朕

代楷模下詳終中條注

投簪

挂冠

文曰昔

成雅志

知勇退

府

景與從兄書曰昔任期四十左右作尚書即投簪高邁

今三挂冠神武門上表辭職

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職

舉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

曰歐陽文忠公在蔡履致任

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

節豈可更俟全晚乞養病請

射以上疾上表遜位乞養病

老疾請致仕高年重德禮重

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聽

辭歸林壑里神龍初拜太子

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饌給

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曆中

是累授起居舍人連春唯再

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

政術部

李自

良辭歸州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懼奔鳳翔遊壞
邪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
於張獻甫曰臣始通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觀安
反側也詔嘉之又曰李自良為河東軍大將貞觀三
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
燧自良懇辭事遂久不請奉左右乞從閒逸冊府
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又曰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為散官陪
奉左右拾遺補闕又曰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聖曆初以老疾乞從閒又曰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驛山
口尉遲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驛山
還致仕末年篤信神仙方飛煉金石服雲母粉不與外
人交通又曰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猶在手筆忽墮
日擲管為詩纒五字曰雲山游已編紙冠注在筆忽墮
地而頭顱可知耳目不聰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
終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文正感悟
非復能有裨益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持國歎咏問奇類林曰處士魏野嘉祐中有詩贊王
五秋泰岳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
感悟以疾屢辭續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詩許崔
子厚為倅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
雖短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歎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
言遂妄叨榮寵冀竭涓塵冊府元龜曰非君誰與我
高宗名見慰勉之紹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豈
可妄叨榮寵自貽罪譴臣致仕又曰宋璟為尚
書右丞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
餘所以俯仰為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恩冀竭涓塵
安可仍為重祿祁奚請老張良稱病左傳曰祁
致仕也時為中軍聞唯鴉之譏憂即鹿之嫌並詳
文下詳第一條豈可妨賢路事類曰宋王秀之為
非不愛熱官豈可妨賢路不與宰輔議實由大
資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不與宰輔議實由大
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不與宰輔議實由大
政術部詳監貢函卷一百一十四辭官

臣薦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
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
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
王澳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
澳之名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
居是難逃天下之責不勝家門之盛
官韓公武弘之于以討淮西功為鄜州節度元十四
曰韓公武弘之于以討淮西功為鄜州節度元十四
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弘節度入為大金吾將軍既
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
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
辭宿世修壽日獻圖子厚生辰上詩曰續問奇類林
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
下詳持幸未厭得自遂必待棄豈知足
國歎咏注幸未厭得自遂必待棄豈知足
高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元宗曰朕未厭卿何
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

隳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壯
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
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足之謂
辭官三

原不能者止陳力就列舉主不可齊列
以所舉主為尚書不可同諱王舒字處明父名會舒
齊列先就元散拜侍中
他郡朝廷議以字同音異舒又陳
辭于是改會為鄒不得已而行之
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但職位之眾士人設繁
使至受官而令使上疏曰但職位之眾士人設繁
宜勿奪志魏田疇字子泰襲祖封侯讓不受有司勅
叔父未得仕進魏志劉矯有高節以叔父
令必簡德量才晉書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
政術部辭官

量才而授 此例甚多 孔帖曰武德七年熒惑犯執法右僕
相左僕射高士廉辭位 求歸耕養 又曰宋璟求致仕
國史之內此例甚多 頭求歸耕養稟生額雪刺滿 告年 王禹玉詩曰陪幄方
賜鑑湖剡水一曲 八十六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
上許之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 詩酒自樂 府
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名竟抽簪 詩酒自樂 府
元龜曰晉伊玉羽為光祿少卿滿 乞為僧 又曰宋彥
歲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湘山野錄曰宋真廟
使乞致仕為僧 司諫歸華山 時日本國入貢求神
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
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種放以司諫歸華山後
錢希白楊大年之公為開忙令楊曰世上何人號最忙
司諫拂衣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
君 錢若水歎問奇類林曰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
房 錢若水歎問奇類林曰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

復位日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
秉節高邁以感動之者耳即以母老請解樞務 為
安石詆求歸愈切 宋史歐陽修傳曰修以風節自持年
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 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
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

辭官四

惟詩宋鄭俠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曰人生足清
開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逐逐君子耀軒裳
小人腴口腹霜雪滿頤頰領馳競心更速誰知東山後清
風千載續仁孝實天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揖高科聲華
光煜煜騏驥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周天官先上
應宿皇華屢更指間請分符竹端介奉高明慈仁撫笈

政術部 辭官 卷一百二十四

獨施設妙通神歡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然謝羈束
古人涖宮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緬
彼伋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巖谷由公
仕以觀其庶無媿恧元蒲道源辭陝西儒學提舉曰
布穀聲中雨散絲晚牕濃睡正忺時春來暖透黃綢被
老去甜歸白粲糜仕及引年何況病官雖閑局亦當辭
為予多謝門前客莫怪慵夫應接遲明高啓辭戶部
之命東還有作曰詔貳民曹出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
臣材自信元難稱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江花秋艇去
長河宮樹曉鐘沈還鄉何事行猶緩為有區區戀關心

疏後漢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不自安上疏曰臣
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
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頡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
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
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
痼疾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
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
承舊典終享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藩國願蒙
哀憐

表晉李密陳情表曰祖母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周庾信為閔大將軍乞致仕表曰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而臣甲子既多老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特乞解所

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又代人乞致仕表曰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汚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溷茲恒典 唐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羣瞻燕越而絕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假宮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為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

豈不增媿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
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
年事西夕痾病日侵乞解所職養病私門 唐休璟為
尚書右僕射以雨水為害上表曰臣聞得其理則陰陽
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臣樗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
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執典禁戎不
雪四郊之恥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况疲敝已至年
髮浸衰無德而祿必為小人之患非材妄居果致大臣
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國有水災屢為人害將政教
之吏罔副天心實變理之才未知王度昔漢官故事丞

相以天災免職况竊在聖朝豈敢覲顏居位乞解所居
待罪私庭 宋璟乞致仕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
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拔自幽介欽屬聖明才不逮
人藝非經國徒以久從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
歲積遂得再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邑大郡所
更中外已紊彝章逮居端揆尤竊右職伏惟陛下探能
以授為官而擇察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室養疾衡門 權德輿代魏博田僕射辭官表曰臣聞
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能行志愚
臣夙心私有所慕况蒲柳先邁驚蹇易疲仰覲天慈俯

照愚悃 郭崇韜上表陳情曰臣棘牙小校樗朽凡姿
陛下天矐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
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戡夷巨孽續紹鴻基雪三百年社
稷深冤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自宸衷兼
列較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今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
于闡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嫌寧抑懸貍
之刺 宋歐陽修辭免參知政事表曰臣本乏才能徒
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
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豪釐動關利害豈
止曠官之誚每懷報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

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才賢 又辭樞密副使表曰器能
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
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
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
補徒措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
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遠此七年屢乞方州幾
於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并包猥
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狀宋吳永叔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曰臣猥自遐陬
躡登朝序偶直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

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
燃牕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
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
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僮冒承于殊渥恐交噴于煩言伏
望聖慈俯矜愚悃 真德秀再辭免戶部尚書狀曰臣
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
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名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
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
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于閩嶠心已驚于闕庭惟是
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雖踵夔龍之武職專治

賦媿亡晏澁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

墓表明楊士奇陳靜誠先生墓表曰太祖高皇帝定
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
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
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
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諮
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據誠多所獻替命為學
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
還奏稱旨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命中官
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瘞入

謝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廢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為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為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志

去官一

增前漢書曰陳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

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名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天中記曰後漢選注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 冊府元龜曰王績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又曰盧懷慎為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盧懷慎忘身徇公積勞為病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又曰韋況代宗大曆中隱居于嵩山守志樂道孔述睿深器之薦為拾遺不起未

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半歲棄官東歸徙家于龍門別墅問奇類林曰張正甫為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勿與少年郎議之又曰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贖三宜休山堂肆考曰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錢合璧事類曰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又曰元豐七年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

天陞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山堂肆考曰蓬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菴又曰趙抃歸老西安作高齋蘇軾寄詩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真秋毫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家於廬山之陽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我好經濟類編曰別兒怯不花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辭避所親為之不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

矣汝等勿復言

去官二

原挂冠

命駕

後漢逢萌字子慶見王莽殺子字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

起因思江南尊菜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

官數千里以激名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為河南令

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乎遂去官 枚乘 禹字少翁為河南令

枚乘為弘農都尉不樂為吏旋去官客游梁 不折腰

敢踰心 于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王羲之

字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 表送章

今後敢踰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自誓也 表送章

綬 上還舉板 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 綬而舒執意彌固于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

心先而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

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 荆州先賢傳曰

董正少有美姿太守舉孝廉正負笈單步上還舉板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 長沙太守徐祝行縣以草穢救

縣除之規以妨農時損夫力拒而 即投傳去 迺以

疾歸 南先賢記孔恂為別駕即投傳去 疾歸 迺以

有嫌棄歸 補武剛令與太守居岳 晉陶侃字士行

病不之官 族無所庇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

疏曰有留死 傳宋公孫蕩棄官則族無所庇 奉戒免歸

詔原之 典兵擅去 吏及子駿遷趙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

經字彥緯為江夏守曹爽附緇三十匹令交市于吳經

不發書棄官歸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官對送使杖五

十爽聞不 三揖一辭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

復加罪 政術部 附監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去官 十六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

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七十

懸輿

歸杖

合璧事類

曰老而傳注

傳家事任子孫

復車復

梁公表

罪人

駕無李斯之歎

音便保懸杖

私門秋

梁公表

罪人

事又曰脫簪

公府歸杖

魏遷南

陽守曰

年高七十

烏三國志曰

田豫字國讓

任魏遷南

陽守曰

年高七十

去而居位譬之

鐘鳴漏盡

夜行不休

是罪人也

遂引疾

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

李復圭嘗作書

譏之

熙寧尚在中

邊

樽不食饑鳥臺上

無

蟲觸網

雪壓竹

金樓子曰

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

大如栗四面

紫羅網有

蟲觸之

楚

死焉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也

豈可久淹邪

遂挂冠

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山堂肆考曰宋羅之紀字國張

號筠心瑞陽人孝宗朝攝邑雲夢見雪壓庭竹詩云吾

道非邪真可取此君豈

取為屬疾其姦

處

後取為

是折腰人遂棄官歸

又曰蕭存張滂主財賦辟

賣車

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騎採薪粟

孔帖曰關播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

又曰杜甫為華州司功

參軍關輔餓輒棄官去

客泰州負薪採栗自給

曰竇威沈深有器局隋煬帝時以皇后姊婿徵

為考功郎數侍遊宴非其所好

下詳第一條

豈為難得

元龜

督將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曰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

衡苦之乃移疾去為沈浮讒味之游

又曰王正雅為

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中人怙權正雅不能

堪遂謝

潛遁而去

謝病以歸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

病免

年六十不求仕天寶初以高蹈徵遷至太子右諭德其

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辭闕廷不言發期潛遁而

去朝廷故友送靡及

又曰後唐李保殷為大理卿

未滿秩屢為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

歸

武后多殺刺史不禮

孔帖曰李思訓為江都令

去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去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調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去官

後漢書曰馬良年三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恥在斯役
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捷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
跡斷絕十許年乃還鄉里合璧事類曰張褒梁天監
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
長嘯 挂冠自在 投紱歸來 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
而去 探花嘗酒多先列拜表行香盡不知 蘇 角巾歸
賦詩曰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 曰既定邊
里 牛車還鄉 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 又曰太尉李
晟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轍牛 疏廣謂受
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不得見 子受為少傅
張鑄與品 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
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
觀者皆曰賢哉大夫 又曰張鑄祥符中登進士甲
與姪品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
云七十引年遭禮經君家何事最為榮 不似白雲
清朝叔姪同辭祿歸去 舊園盡列卿

相期赤松 趙嘏送蕭相公詩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
高 蘇軾和潞公超然臺詩曰我公厭富 飽鱸膾
貴常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 飽鱸膾
披鶴氅 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梁震曰先王待我
如布衣交以剛士屬我今嗣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
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
震披鶴氅自 棄官為道士 以家付兒曹 冊李淳風
為荆臺隱士 秩卑不得志棄官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
冠子 堂肆考曰宋辛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
退悉以家 自稱香山居士 難做退位菩薩 合璧事
事付兒曹 自稱香山居士 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
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續問奇類林曰蘇
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 不使我酣美酒 遂出所
受俸錢 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續曰天不使我酣
政術部 崇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去官

美酒邪棄官去 又曰呂才東臯子王績集序天下亂
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
門前輕舟夜遁

去官三

原高尚 易曰不事王 逃祿子文 趙溫歎雌伏 東觀漢記趙溫

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 高岱謂藏暉 有操郡將盛憲

當雄飛何能雌伏也 懷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司徒失人 閔仲叔

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仲叔曰 郡守非人 後漢檀

令以郡守非 官止六百石 漢那漢兄子曼容為官

其人乃棄官 見執主事儀 范滂字孟博為光祿主事執公儀見光祿

開而 范滂詣獄解印 吳導至縣抱書閉閣伏牀而泣

滂聞之曰此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
印引出俱去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曰滂死則禍塞
何敢以 罪累君 巴肅詣縣解印 肅入閣解印綬欲俱去肅曰
人臣有謀不隱有罪不怨遂 陳蕃刺史不合 景辟陳
蕃為別駕以諫 龐參鄉人敬之 襄陽記龐德公子為
不合投傳去 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耆擔
投冠 陶潛詩曰投冠於 非其好 晦隋末為涇陽尉
非其好也後棄 彥範不用其言 又曰孫處元為左拾
官歸于鄉里 桓彥範等用事處元遺彥範書論時 隱武寧山 孔帖
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渾棄官隱武寧山 永為陸司勳 又曰歐陽矩移陸司
後棄官隱武寧山 長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 遺名勇退 元稹制
政術部 附監頤函卷一百二十五 去官

自遂勇 年滿七十 韓愈集序曰園子司業楊君巨源退推高方以能詩訓後進一且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子弟侍側公卿在席孔帖云盧簡求以去歸其鄉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觴咏竟日忘歸

去官四

贈詩 唐王維錄事曰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為儒遁迹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狎鳥余欲共乘桴 又送綦母校書棄官還江東曰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靜日暮九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蕪葭叢余亦從此

去歸耕為老農 杜甫送孔巢父遊江東曰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劉長卿漢陽獻李相公曰退身高臥楚城幽獨掩閒門漢水頭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卷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寄贈曰天下繡衣吏東吳美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

疎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
他年雪中權陽羨訪吾廬 朱慶餘孔尚書致仕曰高
人心易足三表乞身閑與世長疎索唯僧得往還直聲
留闕下生計在林間時復逢晴景乘車看遠山 劉得
仁和鄭先輩謝秩閒居寓書所懷曰把筆還詩債將琴
當酒資藍衫懸竹桁烏帽挂松枝 温庭筠贈盧長史
詩曰移疾欲成隱扁舟歸舊居地深心事少官散故交
疎道直更無侶家貧惟有書東門煙水夢非獨爲鱸魚
王建送唐大夫罷節歸山曰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
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旄節

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人間雞犬同時去遙聽
仙歌隔水煙 宋王禹偁賀將作孔監致仕曰泣辭明
主挂冠簪便約幽雲老舊林朝請罷來頻典笏田園歸
去只攜琴焚香靜院當山色曬藥空庭避竹陰一子得
官三品祿未饒疏傳有黃金 趙抃送穆舜賓承議致
政還鄉曰清修平日得無慚學道勤行肯妄談軒冕喧
譁公始悟林泉瀟灑我先諳曾憐避弋雲中鴈每念纏
絲繭裏楚書舫西歸時節好春山如黛水如藍 孔平
仲送謝仲規致仕曰公年五十餘鬚鬢黑如漆朝廷方
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狗虛

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姿臭腐視冕紱東南富人材
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
尚真不屈騰裝嶺外遠歸權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
坐華室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
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閒
佚觀公省宇秀凜凜有道骨當為地上仙不是籠中物
蘇軾罷徐州往南京曰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悽咽吾
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
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輻遭割截道邊雙
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黃庭堅

次韻休官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
白日無公事紫燕黃鸝俱好音付與兒孫知伏臘聽教
魚鳥逐飛沉黃公壚下曾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 楊
萬里送吳敏叔侍郎曰脚踏雞翹豹尾閒心飛碧岫白
雲端人看疏傅如圖畫帝念嚴光返釣灘玉殿松班唐
次對竹宮茅立漢祠官自憐病鶴樊籠底方羨冥鴻片
影寒 朱熹蒙恩許遂休致曰闌干首蓄久空繫未覺
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
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
大歲又涖灘 元趙孟頫題歸去來圖曰斯人真有道

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牕眠撫卷常三歎世久無此賢明孫蕢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曰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王世貞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曰郵書一到不堪聞起別殘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失冥鴻去後許誰羣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延之咏五君與說近蹤應稍慰買山全占洞庭雲

傳明王英劉先生傳曰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先生雖老猶可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

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為教官先生辭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然自得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增序宋程俱送林德祖東歸詩序曰余行道南徐過故人蘇承祖出許振叔書道德祖桂冠勇決之狀余時冒初暑向遠途忽忽煩憤聞之灑然如挹寒流而濯清風也明徐一夔郁離子序曰誠意伯劉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

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
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
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因時之
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
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所以作也
增咨目宋朱子致仕後客位咨目曰滎陽呂公嘗言京
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
不能然其指深矣某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
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
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

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
拘孿纏繞之患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
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離局一

遺棄厥司

叛官離次
遺棄厥司

失位

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一失其位寵名皆棄

失職

臣之失職
常刑無赦

一日失職

則死及之
既忘恤緯

是不理庖

各揚其職

持虎符出界

事文類聚
曰漢馮野

王字君卿為琅邪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
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
而私自便持虎符**原**越界迎渡遼將軍欲退身數上
出界還家免官
病不許友入王旻喪還規越界迎因令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奏芳曰威明欲避地故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
政術部

能中此子計 吉黃伏法禁長吏闕擅去黃為長陵令時

溫薨以故吏違科奔喪司隸鍾繇收伏法 增棄印謁趙咨問奇類林曰趙

迎之吝不為留罵以不得見為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 原出界送晉郭奕為野

之遂送枯出界數石崇免官 石崇免官石崇為荆州徵書未至擅去官

百里坐此免官阮籍為東平相到郡法 還京師還京師

醫療孔帖云唐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曆五年以

不樂職輒去又曰張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

人吏不得離局應舉文獻通考曰宋太宗端拱二年

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離局離局二

擅判唐人對病疾判曰四岳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

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臥理聞汲黯之政譽渤海行

歌美龔公之化洽甲官忝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

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臥疾雖比於古人潁川流譽覲

顏於今吏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

於私第

黜免一

原設雀羅 賦鵬鳥漢書汲黯傳曰先是時翟公為廷

濕自傷悼為鵬鳥賦尉賓客填門及廢則可設雀羅

保 行吟澤畔 俟罪長沙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

政術部 州監類函卷一百一十四 黜免

誼請為長沙王傳既以謫去渡湘水為賦屈原
曰恭承嘉惠于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子自沉汨羅
伯
仁醉酒 屈平獨醒 酒晉周顛字伯仁為吏部尚書醉
庶人終家 特進歸第 前漢諸葛豐傳曰豐上書告
直豐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朝
震懾望風承旨景為執金吾驕縱尤甚奴客緹騎倚
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昭婦女有司莫敢舉奏太后
之使謁者策免景 成王黜廷理 晏子逐高糾 說苑
官以特進歸第 有于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
而刑之 子文名廷理而責之曰何廷理之駭於法也
而至於子文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
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于文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
而辭焉 賓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
逐之敢請其罪 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唯聖人而已如
嬰者及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曰維將不

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 柳下惠三黜 潘安仁再
免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 陳遵置
酒跳梁 廖立視屋憤咤 弟前漢陳遵傳遵為河南太守
長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陳崇劾奏之 蜀志曰廖立
先主徵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
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常懷怏怏眾頭視屋憤咤亮
表立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云云發立為民徙汶山郡
紬爵 降階 禦魅 投荒 逐臣 遷客 投諸
四裔 謫居三年 失恩禁闈 俟罪荒陬 將不甘
心 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鵬鳥 屈原汨
羅之上見著離騷 增 屢諫 好諧 冊府元龜曰薛大
政術部 尉監頌卷一百二十六 黜免

祐長史祐溺情羣小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鼎輔導無
功竟坐免又曰韋綬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克皇太子
侍讀綬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他日帝曰侍讀者當以
經術輔導太子今綬之談論有異於是豈導太子者命
罷其受金納賄為侍讀及即位累遷散騎常侍俄
受湖南觀察使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廢於家又曰
馬懷素為監察御史使夏官侍郎李迥秀特張易之勢受
納賄素懷素劾之乃知我苟利人吾以勇求右無
迴秀遂罷知政事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
府元龜曰蕭復建中初復輒以調貧人為有司所劾
下削階受代親友信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立仗馬觸藩祗資治通鑑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
道已復觸藩祗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陳師
離宮遂於汝州置宮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

兼統又多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
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此豈致若身爵熱又多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
兼統又多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
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此豈致若身爵外朝見之無不觀之此豈致若身爵方朝見之無不觀之此豈致若身爵冊府元龜仁傑曰此豈致若身爵諸王不踐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
朝歌不踐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勃不令入府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夫先居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名教之士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刺史先集眾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史以輒先集眾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玩好輒先集眾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五年好輒先集眾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人備直門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宣欵池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政術使勝為戲勅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

謝靈運集卷之二十一

黜免

先是有沙門法雅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
 俄追入闕未幾寂奴恭命上變太宗曰寂罪有四我殺
 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相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
 門二年詔曰張嘉貞位相嘉貞悔謂人柳渾守正
 曰中書令潘守俾蕭朝位相嘉貞悔謂人柳渾守正
 陸贄敢言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位可久渾曰柳
 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又曰渾曰柳
 相陸贄可斷言為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
 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陳其不可用延齡謗毀百
 端竟罷贄言其短長者贄獨陳其不可用延齡謗毀百
 贊相不見其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
 林南相樂聖且銜杯為門前容今朝幾個來賢對
 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門前容今朝幾個來賢對
 答失次詞語不遜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林本祖

才年萬有月疾帝每顧問對答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
 日罷政事又曰懿宗乾符六年黃巢乞天平節鐵詔
 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為太子賓客猿鳥為伍狗
 于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猿鳥為伍狗
 實為門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拂拭獨書曰柳子厚斥已
 伍又曰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屏除子孫
 由狗竇中入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
 廢斥親舊冊承奉郎初爽嘗奏高祖太子洗馬子諸子更立
 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廢帝追怒爽多事子孫宜屏除法
 言坐除名又曰鄭畋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大中朝
 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凡德
 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借於士伍

黜免二
 黜惡禮簡不肖
 黜不端咸黜
 黜乃
 亂楚太子三已令尹子文三
 三違則利祿也雖曰不
 政術部
 尚書
 尚書

要君吾不信也
左遷
左降
左轉
左授
信初服
坎壈
楚辭曰坎壈予寒
退修初服
居常鞅鞅
漢高敖
韓信為淮陰侯居常
原免歸田里
謝承後
無賴被
斥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于朱騰也
原醉尉呵
止漢書曰李廣贖為庶人無賴久被斥退也
原將軍尚不得
乃故也
原司空印綬
前漢何武為九卿後母在郡
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
原失侯
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上司空印綬
原當閭門惶懼
家居漢書曰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原上印綬還第
東觀漢記曰丁
廣業通賓客有稱譽

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
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上印綬還第
收丞相印綬
漢書曰王鳳怨王商陰謀求其短使人上
使者收丞相印綬而商
上印綬就第
前漢傅喜傳曰傅
免相三日殿血而死
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
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
後數月遂策免
免徒合浦
漢書曰王莽與傅隆交隆
上印綬就第
大司徒孔光奏隆為冀州牧陷無
徒歸故郡
後漢賈
辜不宜處在中土免官徙合浦
徙歸故郡
融長子
驩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淫陽公主顯宗即
位融在宿衛十餘年固老孫繼多不法帝乃
盡免穆等官諸實為郎史者皆將家屬歸故鄉
歸故里
後漢馮衍傳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
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
河水溢三公黜
京房
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黜免
政術部
淵盤願函卷一百二十四

三公以災異免謝承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鳴舌遂

免書略曰梁太后臨朝使梁冀下治山陵尚書藥巴上

官李密作詩奏免晉書曰李密有才常望內轉而

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

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

從事奏免密官僚位偏其隆替名節灌以隳落甄

大義以明責反初服于私門西征賦謝瞻種蔥免官

義熙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四人還家種蔥免官

謝瞻問之曰卿何以更瘦謝瞻曰有恨破甑世說曰鄧竟陵

愧于叔達不能不以更瘦謝瞻曰有流汗失色資治通鑑

彈之文帝見陵重勢傾朝野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

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畫衣裳為整甲之象府冊

元龜曰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

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整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鄭氏性悍又曰楊素為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

奏之由諷讀為務漢王諒為逆坐除名徙上郡鬱鬱

不自得唯以萬代不原又曰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

諷讀為務漢王諒為逆坐除名徙上郡鬱鬱

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制可之思量不

能出家又曰貞觀元年尚書左僕射蕭瑀坐事免廢於

不能違意家瑀常請出家太宗怒之不敢久在機密

思量不能出家太宗怒之不敢久在機密又曰高宗

歷位中書尚書柳爽為遂州刺史爽后舅無所弘益

睿宗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門客受

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致

賂又曰蕭宗至德二年吏部尚書平章事麀頭鼠目

政府部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罷相

尚書類卷一百二十四

乃求官

元載曰李揆肅宗乾元初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

登庸

揆當徙職江淮養疾家復貧賈乞食取給

私書

擢其子操上第會入朝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為姻家

州刺

言得失黜官

再轉

而為承茲邑

兆人

達矣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

多相

率觀之僧壽豫馬坐是除名

政事

自敘云霖雨無功深媿代天之用

又在

後唐韓知章為漢州刺史天德四年

又曰

勾龍階為陝州觀察判官清泰二年

勒停

追毀見任官牒以斷獄謬誤故也

又曰

晉李鼎為侍御史天福八年務曰李鼎方居憲府

合稟

朝章豈可八月中喪妻十月後供狀欺公冒寵以

死為生止傳見

帶階官安置

朱子語錄曰本朝舊法

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

輕似葉

李師中送唐

今身輕似葉高

一筆勾

資治通鑑曰范仲淹選監司

名于古重于山

一筆勾

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黜免三

增詩唐張九齡酬宋使君見贈曰時來不自意夙昔謬

樞衡翼聖輔明主妨賢媿友生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

荆衰廢時所薄祇言寮故情 李白寄崔侍御曰黃河

三尺鯉本住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杜甫

寄李白曰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

政術部

黜免

黜免

泣鬼神稻梁求未足意故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
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
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
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計殘年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
吾骨瘴江邊 白居易郡齋月下憶廬山草堂曰諫諍
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能匡聖主祇合事空王龍象投
新社鴛鸞失故行沉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

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地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為枕
頭巾閣在牆 鄭谷送吏部曹郎中鄴免官南歸曰高
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拋蘭省江山向桂州賢人
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
祖席半路上仙舟久別郊園改將歸里巷修桑麻勝祿
食節序免鄉愁陽朔花迎權崇賢葉滿溝席春歡促膝
簷日暖扶頭道暢應為蝶時來必問牛小生誠淺拙早
歲便依投攀送偏揮灑龍鍾志未酬 宋徐鉉貶官秦
州出城作曰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于戈痛主憂三諫
不從為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

林泉已徧遊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蔡
 持正夏日登車蓋亭曰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
 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黃庭堅跋
 東坡和陶詩曰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
 味乃相似 明楊基送李琴川謫臨海曰南風雨來塵
 作泥稻花豆莢生初齊一人失意解官去席上眾賓顏
 色低輶車欲發未忍別感慨握手立大堤

增序唐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曰趙少公才貌瓌雄志
 氣豪烈以黃綬作尉亦猶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束鸞鳳

耳以嫉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高堂而墮心指絕國而搖
 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
 暝色盡是傷心之樹

增記明蘇伯衡南華謫居圖記曰洪武元年國子祭酒
 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
 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
 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
 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
 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

人為何如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唐祭文唐韓愈祭柳子厚文曰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之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有罪復用一

原秦赦孟明之罪

魏尚舉繫獄

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與之拜雲中太守

之奴畏

宣室詔入

賈誼謫居長沙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詔入詔

韓安國

安國下獄免官後起

死灰復然

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

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未幾拜梁內史

增名為淮陽

漢書曰汲黯坐免官

名為淮陽太守

原用尚方禁

宋博字子元為左馬

禁面上是何等瘡癩禁具首服盜人妻兒斬博

曰馮用欲麗街取杖試用御禁曰願効死也

張敞

起亡命

後冀州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漢收

擾百姓坐廢于家後從

實憲之功

增從祠泰山還笏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侵

上祠泰山上曰今還公

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六載然後聽仕

唐六典曰流

政術部

刑部

有罪復用

得棄放妻妾及私遁還 使功不如使過 孔帖曰李靖
 鄉至六載然後聽仕 郡王孝恭戰未利靖李兵八百破
 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
 如使過 豈可高枕鄉邑 坐事徙象州赦歸高宗思其
 功尋復名見謂曰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
 聲教者並御之力也御雖有過豈可相忘今西邊不靜
 瓜沙路絕御豈可高枕鄉邑 刺史不為 依舊金紫 皇先入
 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刺史 將謀逆亂與右羽林
 初劉幽求為右僕射以瓜州刺史 將謀逆亂與右羽林
 將軍張暉請誅之暉洩其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流封
 川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詔曰幽求等詔獄流封
 精能貫日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謀盈啓沃之初既殄羣
 凶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于夢 興哀垂德
 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錫字夢得始
 柳宗元文云興哀於無用 宰相哀其才 錫字夢得始
 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宰相哀其才 錫字夢得始
 宰相哀其才將潔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留務乃詔禹

錫等補遠

下江南圖

山掌肆考曰宋曹翰太祖時名

翰泣謂曰眾口之食貧不能活以袂封故衣一包願質

帝惻然憐

言事無避如前 問奇類林曰唐介為御史

州未至名充

言事無避如前

以言事類林曰唐介為御史

如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

暫著南冠

蘇軾詩曰暫著南冠不復佩銀 初起

前如 暫著南冠

蘇軾詩曰暫著南冠不復佩銀 初起

復佩銀 初起

湘纍復 活焦枯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錄用 責功補過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有罪復用二

許其功贖

許其功贖

增詩 唐司空曙酬張芬赦後見贈曰紫鳳朝銜五色書

賜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先生腐草餘

賜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先生腐草餘

政術部

有罪復用

有罪復用

元陳櫟送汪希道入都曰行行觸秋暑勇往觀國光
修途或濡滯一瞬北風涼不仕十餘年養親竈罕煬將
謁吏部選寸祿願少償庶略助甘旨贖其不遑將不仕
果何因憲幕嘗翱翔驅馳海南北訊獄主慈祥註誤陷
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
謹究竟靡濫滅久之天日開歲月坐荒荒濂溪范參父
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毋乃欺穹蒼活千人有封君
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揚當路願鑒之萱草
癯北堂俾得早言歸為養及壽康臨期重丁寧白雲遙
在望

增制唐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曰李希烈田悅王武俊
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
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
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
其李希烈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
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
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人之行業
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
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
改仁何遠哉白居易授澧州刺史李肇郢州刺史王

洪鑑卷一百二十四
三十一
溢朗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
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爲郡
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
易爲弊頗甚况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
故吾以來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

碑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曰武德六年
轉仲山甫左列南州舊俗淫其白獸之祠西熨餘眈背
吾黃龍之約王師直進陵劔棧以長驅廟略遐宣指銅
丘而決勝七年詔君討襲楓天棗地金門玉帳之營方
卦圓著剡木弦弓之射一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百濮

其年加上大將軍而俄以爭功得罪游俠從君特降王
綸遐遷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言富貴在天卜子
夏之餘論無諧封禪空歎息於周南絕望夏臺竟棲遲
於漠北太宗承聖皇之大寶奉天帝之休期雷雨八瀛
光華四極旌賢赦過惟新之命屢覃念功簡勞惟舊之
恩累洽授長樂監仍命於北門供奉宜春禁苑太液神
池浸石菌而揚波擢金莖而挹露南經丹徼恒陪萬乘
之遊北統黃山再奉三驅之禮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